千秋冥吏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千秋冥吏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吾鄉城隍司神，最著靈顯，由於香火之盛，人心之見敬也。然最奇者，則莫如道光初年鄉父老所傳一事。道官楊麗源為廟住持，一夕已就枕，忽聞廟庭鼓吹呵殿排衙，數人小語云：「新官少年科甲，氣度不凡，非同舊令之腐頭巾，須各敬其事，毋干犯也。」俄而擊鼓升座，按卯唱名。楊自樓窗紙隙偷睨，果見一少年官入，衣本朝冠服，珊瑚頂，孔雀翎，風儀秀美，高坐受朝參。旋去，傳宣掩門，執事者咸魚貫出，景物俱杳，燈火亦稀。知為新城隍甫蒞任，秘不敢言。

月餘，揚州賽都天神會，魚龍曼衍，士女如雲，為東南第一勝會。時平山堂牡丹盛開，遊人坌至，凡看會回者，必順詣山堂看花，且肆憑眺。住持僧往來迎送無寧晷。衣服寒素者聽自遊覽，華麗者殷勤款留，中等客有客堂師晉接，上等客始得方丈追隨，通例也。至是忽來一貴客，無侍從，無車馬，而袍服炫爛，器宇軒昂，覺竟日所來之裙屐少年，更無能出其上者。知客恐當道貴人，故微行偵事實，遂飛告方丈，倒屣恭迎。邀至正廳，稽首下拜，客殊傲慢，恔（同吝）於周旋。

僧更恐，以上等茶果進，客略啜香茗而已。僧足恭問鄉貫姓氏，笑不答。時揚州操雅者甚夥，雖鹽賈木商，亦復對花吟詠。僧捧箋磨墨索貴人錦句，為寒剎增輝。客亦不卻，走傍雕闌，對花略一惆悵，即揮毫如飛，成一小令，尾押玉印，不署姓名。僧益驚，堅留素膳，笑遣之。已而仰天微叹曰：「日下春矣，乘興而來，其興盡而返乎！」笑擲白鏹五兩與僧，詭云辭謝，客亦笑不顧。僧急以竹剪，取半放極大之牡丹奉客，曰：「此大富貴也。」客受而持之，且嗅且行，僧偕大眾披袈裟送出門，伏地連叩。比仰首，視客已迤邐向西去。

途遇推下澤空車者，問曰：「我欲回天長，爾曷送我，當不吝償。」車夫云：「天色晚矣，明晨可到，今宵權止大儀宿。」曰：「汝第送我，何計及遲速耶？」車夫故昂其值曰：「是須大錢二千文。」曰：「諾。」登車西返，倏如電掣，如風馳，如箭之離弦。車夫惟覺兩足如飛，不能制止，頃刻見天長雉堞已在眼前，各家店鋪時甫篝燈。車夫詫曰：「咦，到矣，何其速也！」問：「貴人水陸舍館何處？」曰：「城隍廟。」比至廟前，客始下車，拂衣上塵，整巾步入，回顧曰：「汝可鵠候，當遣送汝值。」言訖不見。

車夫候之久，不見其出。黑摸索行至東房，即楊師煉丹室，問廟傭，無其人，詬誶駭詫，喧呶不休。楊知有異，詢，告以實。楊曰：「咄，子瘋癲作耶？抑有縮地法耶？日墮始發，頃即抵吾邑耶？」車夫愕然久之，如夢初醒，不知所云，驀憶其手折牡丹一枝鮮妍欲滴，遂又告楊。楊呼燈持鑰，偕車夫詣寢宮神座前，視香爐內果有玉樓春一枝，爐側列青蚨兩貫，遂深信車夫所言為實。車夫曰：「是也，花在此，人潛何處耶？」楊喝止之，告以神最靈顯，慎毋多言，現有賞錢，可叩頭，如數祇領。車夫再拜荷錢出。明晨，盡以神賞市香燭、甲馬，虔詣神前禱告，自云：「鄉愚盲雙目，不能辨神祗，賞賜萬不敢領。」焚謝訖，神慢內鏗然又擲出青蚨如前數。楊勸之曰：「且去，神不負汝勞也。」

年餘又來一畫士池春草者，東浙人，畫山水入神品，畫馬尤佳。顧生性孤介，喜居冷境，不近熱場，下榻於廟之東房。瞰寢宮之刖妖樓極幽寂，堅欲請為畫室。楊不可，池懇之再三，始攜筆硯入。反扃其戶，竹爐茶灶，吮毫自如。時正小春，池方伸紙遣墨，忽覺己之身後有美男子，冬貂袍帽，珮玉鏘鏘，負手凝神，靜窺池畫。池驀入目，疑為縣署幕賓，起立讓坐。客殊不答，移步環視壁端所懸已成之幀；旋顧池，厲色曰：「觀君墨妙，亦是高人，外間隙地甚多，到處染翰，何事定走入長官閨闥耶？」言已頓杳。池大駭，趨出，視戶扃如故。驚訊黃冠，咸云：「是本不可強居者，曷遷徙為宜。」池雖出，然心尚以神人讚歎為榮，齋沐恭繪屏幅折疊數事，再拜肅呈。是夜夢神來告曰：「既承雅貺，但幽明殊途，焚之始得，區區不腆，聊為足下一潤彩筆。」言已，笑擲一物墮床頭，驚醒摸之，果得朱提二十餘兩。其靈顯又若此。

明年，楊有事揚州，親詢山僧，曰；「誠有之，錦句尚在紗籠中也。」楊讀其詞曰：

天涯芳草傷離緒，竹西自古繁華誤。國色天香，含風帶露，名花合在銷魂處。

憑高指遍南朝路，隔江點點春無數。有限春光，無端淚雨，山僧那得知其故。

蓋《調寄七娘子》也。筆跡秀麗，如趙松雪，尾押小印為「千秋冥吏」四字，良由吾邑為唐時下阿村千秋縣故址。至第五年，有鄉人生為勾魂使者，時過陰司，雲神貌果如所說，頃已卓異升授鳳陽郡城隍。然乎？否乎？惟詞句芊綿的真蘇辛小令，不可不傳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